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城集

御製詩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　墉

謄録監生臣濮　鎔

御題張吉古城集

出處惟持正氣純三朝奏議識其人弩車未免泥去聲於古

明張吉江西餘干人著古城集第一卷曰三朝奏議第二卷曰陸學訂疑第三卷曰貞觀小斷第四五六卷為詩文吉持身剛正為文章恪守先民矩矱偶閱其三朝奏議卷內上時務疏一篇云三王五霸以車戰制勝後世惟漢武知此意其遣衛青霍去病深入朔漠實用武剛車請懸金購募諳曉車戰之人以車制馬以馬制步云云又謂制遠莫如銃弩二械所言未免泥於古法殊不切事情也

鈇鉞不辭試以身

學闢姚江守篤實文殊獻吉尚華新貞觀小斷我心獲

貞觀小斷評論唐太宗規模廣大而亦間有不滿於衎失遂加評斷如懷鷂事一節引旅獒明王慎德不矜細

行終累大德之語謂魏徵爾時當以經意婉辭微諷之上必自悟云云余向嘗書唐太宗懷鷂事後云徵以此事為不宜何不犯顏直諫而故為此譎術以微平日敢言律之必不出此又如縱囚一事余昔嘗以太宗好名之事不一而莫甚於縱囚又欲觀實錄事余嘗以人君言行天下記之苟其謹言慎行雖不觀實錄可若恣意妄為雖百觀無益今張吉小斷論列亦以縱囚為非於觀實錄以人君兢兢致慎者在不見不聞之地所言頗中體要實於余心有獲也

疵小原無害大醇

集部六

古城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古城集六卷補遺一卷明張吉撰吉字克修號翼齋又曰默庵又曰怡窩晚乃稱曰古城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貴州左布政使是編第一卷為三朝奏議第二卷為陸學訂疑第三卷為貞觀小斷第四卷為

文畧第五第六卷為詩末有補遺皆雜文明至正德初年姚江之説興而學問一變北地信陽之説興而文章亦一變吉當其時猶兢兢守先民矩矱高明不及王守仁而篤實則勝之才贍學富不及李夢陽何景明而平正通達則勝之且為工部主事時則盡言極諫忤武宗謫官為廣西布政使時又以不肯納賂劉瑾貶秩而為肇慶府同知時力持公議

掊擊柳璟願與都御史秦紘同逮卒白其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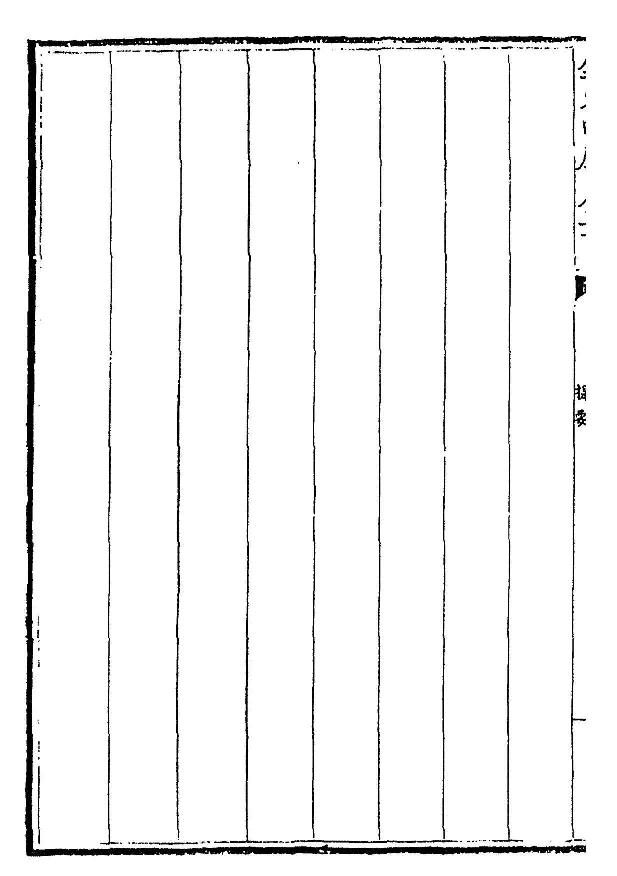
尤人情所難以剛正之氣發為文章固不與

雕章繪句同日而論矣乾隆四十六年六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古城集卷一

明　張吉　撰

星變求言疏

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臣張吉謹奏為修德弭災以回天意等事臣伏覩勑諭云云臣愚有以知陛下是心實悔過遷善之機宗社生靈之福聖子神孫萬世無疆之休臣聞救烈焚者不以杯水拯深溺者不以尺繩弭大

患者不以小故塞鉅責者不以細談則臣之奉詔敢不悉心苦口力陳極諫以盡其愚而陛下聽臣所言亦宜虛心採納不以忤已難行而斥之可也陛下即位以來二十一年於茲以聰明睿智之資備孝友慈仁之德存好生惡殺之心然而生民不被其澤四方不得其寧庸可不知所自歟良由近年以來儒臣疏隔政事廢弛每日退朝以後不過與左右近習之人羣居狎處康好逸遊以歌舞為娛樂以珍寶為玩適以佛老為感孚以祈

禱為修省以工役為庸作以聚斂為能事以妖書為至言以邪術為正道剝民效獻者名曰順孝迎合意旨者號為忠欵使諍臣杜口莫敢誰何而祖宗設立臺諫之意漫不加省凡上章奏者茍有片言隻字干涉時事則必罪其泛言攙擾否則曰事已處置胡為再言甚至嚴加譴謫恨不置之死地而後已於是遠近相戒以言為諱陛下孤立於上危如累卵而左右奸佞之徒兇威日熾略無畏忌譬用憸邪排擯正直招權植黨虎噬疲氓

又乘陛下歡樂之餘造膝頓首甘言軟語以祈其欲陛下偶未之察少從其請而天下之大事去矣如從其乞恩之請則倖進多而名器壞從其採辦之請則漁獵廣而民力殫似此之類不可枚舉其害可勝言乎又引妖僧繼曉賍罪吏典李孜省及一切亡命無賴之人扇為邪法蠱惑聖心出入禁闥備極榮寵雖三尺童子皆知唾罵而陛下獨未之覺職此之故以致災異疊見曠世罕聞山西陜西河南等處連年荒旱居民十死七八横

屍布野積骨成丘過者為之掩鼻聞者為之寒心此其可憂之極不待知者而後知也今上天垂象警告深切而陛下惕然憂懼降詔求言此真知天意所在而力求所以挽回之道然臣聞之為治顧力行何如苟踐履之功推行之實一有未至則雖有悔悟之心哀痛之詔亦託諸空言而已果何以允協天心而返其譴告之意乎伏乞自今以始盡絕前日所好盡棄前日所為每退朝尚膳之後日就便殿宣召二三大臣將中外羣臣所上

章奏次第檢閱考論是非以求至當歸一之論然後施行苟有未善許令給事中等官指陳得失直言無隱以俟更改不得仍前緘默以致釀成莫測之禍逮聖躬休暇之餘退居宮禁宜閱尚書春秋及宋儒朱熹所修資治通鑑綱目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等書以鑑前代治亂興衰之迹及其稍倦則澄心靜慮涵養本原以為應事接物之基使邪枉之念一毫不萌於内謟諛之言一語不經於耳淫巧之器一物不陳於前而陛下此心常如

太空之無雲止水之無波以此照物何幽不燭以此應事何往非宜而政事之得失臣下之忠邪軍民之利病豈有不得其要而操縱予奪之權可以參之於衆而斷之於獨乎若其他蠹國害民之政則大臣科道必將備舉無遺無俟乎愚論之諄復然臣猶恐陛下狃於故常牽於浮議未能一一聽信舍其舊而圖其新也則當時所宜克己痛革至要而至切者又不可不姑舉一二以例其餘竊惟近年以來以傳奉得官者冗濫無算宜削

其禄秩以舒供億之浩繁以賄賂求進者希望無厭宜嚴加禁約以塞奔競之門戸斁蓋寺之費以實内帑寛九門之税以裕小民清鹽課以益邊儲謹刑獄以雪寃氣邊境之虞不可不議其備饑饉之地不可不拯其生貢獻之物不可不卻其來誅求之使不可不絶其去賞賚之需不可不知其節服御之飾不可不抑其奢行伍之士不可不寛其力暴横之黨不可不戢其威强珍董旵成實于大節徐鏞何光輩凡以言事去職者不可不

復其官張善吉李孜省繼曉之徒不可不正其罪夫繼曉孜省無足言者善吉本以明經出身備員諫位及其失職遭貶於分固宜為善吉者正當自思薄劣無補聖明奉身求退可也顧乃哀訴乞憐謬仍故職為人若此尚可望其拾遺補闕而有以格君心之非乎臣以善吉不去終無以厲廉恥之士而來忠諫之言乞正其罪狀放歸田里以抑貪冒無恥之風若夫林俊張黻既知其冤正宜特加顯擢以旌其直不當置之南京以示陛下

本無求言納諫之實不過姑為是舉以應天變而已臣所謂克己痛革至要至切若此數事是已然陛下誠能清心寡欲親近儒臣講求治道孜孜不倦則天下幽眇之義隱伏之情尚可觸類而長紬繹敷設以為民休況臣所言昭彰於人耳目而有不可舉行者乎若此而天意不回災異不息邊境不寧民困不蘇乞加臣重譴以懲欺罔臣伏覩勅諭恐大臣科道會本類陳未免詳於庶政而略於君德則陛下前日舉動之失何由得聞今

曰悔悟之機何由得遂臣聞古人有言曰臣寧言而死於鈇鉞不忍緘默以負吾君是敢忘其愚陋披瀝肝膽昧死為陛下言之伏乞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繼體守成之不易少延睿覽採而用之則臣雖萬死亦無所悔臣不勝戰慄悚懼之至具本親賫謹具奏聞

甄別善惡疏

廣東肇慶府同知臣張吉謹奏為甄別善惡以協公論等事臣伏蒙聖恩待罪肇慶二年於兹每覩中外臣民

有所建白苟可以惠益元元必蒙聖情曲賜俞允臣未嘗不咨嗟歎息以為聖主在上太平可延頸而待則事有關於民情人或不以為言而朝廷莫之聞者臣安敢不為皇上陳之臣伏見近差錦衣衛百戶范瑄執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秦紘以歸將理柳景之獄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此舉欽恤典型不忍果於誅景而欲求生於紘此即帝舜好生之德文王慎罰之心所以仁景者可謂至矣而所以處紘則臣愚所未解也何則柳景穢德

波及無涯紘一旦劾而去之兩廣軍民如脫水火今忽被執以歸聞者莫不相顧駭愕或悽然泣下者有之豈聖心偶未之思乎臣竊計祖宗設立都御史等官固以糾劾百僚肅清庶政為職紘之劾景亦不過舉其職而已以是見執臣恐中外解體而小人恣為奸惡無復忌憚殆非朝廷之福此臣之所以未解也臣謹按給事中等官屈伸等所劾紘景交奏事情紘之罪莫大於誣奏柳景掠殺指揮莊鑑一事然此事實臣所按使紘坐是

落職是陛下因臣所按失一碩臣也兩廣生靈因臣所按失其所恃以為安也天下後世因臣所按得以疵議聖政之得失也臣偃然天地間一罪人耳復何顏立於其位而竊祿以自榮乎臣伏讀大明律一欵若告二事以上數事罪等但一事告實者免罪今紘奏景掠殺莊鑑崔綱潘瑜三人而虛止莊鑑一人此法若行紘不宜坐陛下必欲法外黜紘乞視所黜爵級坐削臣秩以贖紘罪可也夫紘在兩廣亦不過以衆人遇臣臣何德紘之有

第以紘既坐誣抵罪議者必歸獄於臣將無以自白於
天下抑紘景曲直昭然可見設並得罪刑賞頗矣何以
勸懲將來此臣所以惓惓不能已也使臣始按其事巧
為掩覆不証紘誣是不忠也既証其誣使紘坐黜不思
所以贖之是不義也不忠之罪易見不義之罪難知皆
非臣之所忍為也陛下纘承祖宗丕緒宜開張聖德進
君子退小人培養元氣以垂億萬年無疆之休是雖一
時關繫匪輕伏乞聖慈俯念兩廣生靈少延公論還紘

故職以收人心則臣雖坐削復何求焉臣不勝懇切惶懼之至為此具本順差醫生廖興親賫奏聞

陳言地方疏

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兵備副使臣張吉謹奏為乞恩養病陳言地方事臣本不材誤蒙朝廷作養簡拔歷陞今職自弘治十三年六月到任以來拳拳以猥庸薄劣不稱任使為懼所轄桂林平樂二府大率山猺土獞十居八九而版籍良民不過十之二三以此二三當彼八九

衆寡不侔强弱懸隔宜乎蠻冦出没無常生民數被其害矣然以二府較之平樂爲甚而平樂所屬州縣則在府江之東者猶民夷參錯混同爲生其在府江之西者猺獞多而百姓少寄食虎口朝夕懔焉幸而西民據寨設險結髪習戰能自捍禦非若東岸之民散居平地無險可據故東賊欲出必借西賊爲勢西賊旣出必假東賊爲家二者合從多累千百少不下數十或横行江面則舟楫不通或暴掠村屯則城門晝閉臣視事之初博

詢耆艾皆曰二賊之從不散則地方之患未已然欲散其從必先除東賊東賊旣除乃斷西賊左臂不待深治而少寧矣再審信然乃令府縣申蒙前該總督軍務劉都御史依允施行臣督同知府謝湖指揮裴綱千戶霍珍王溥及聽調主簿高主通等審擇東賊肆惡尤甚者漸次芟夷或撫或誅或擒或縱或設策致其渠魁或伏兵翦其羽翼或檄良猺據其巢穴或嗾讐怨剚其腹心二三年間賴朝廷洪福東賊殘徒殄殲過半前後通計

四百七十餘功陸續解赴總府軍門閱驗梟掛於是二賊之從始散生民之業稍寧故先年所謂劇賊之區如東寨南平唐拱喬料膾魚滑石崩沙洛口大源仙陂葛家糯洞岐村周塘雷霹松林員藤歸化等處皆頗安帖無虞其在沿江獨大桐仙回田冲等賊其在鄉村惟魚笱九洞花山等賊數勦數逃累招累叛踰旬浹月或一逞兇賊既未除臣罪奚逭然使臣事不掣肘少假歲月或可少安奈都御史劉大夏既去言不見聽而讒口蜎

興計無所施而奸謀角奮將臣用事之人羅織煅煉幾
陷死地臣雖幸脫實亦何顏於是力請給申以行去年
九月内行至湖廣醴陵縣偶患傷寒病症變成痢疾因
無明醫恐致道殞乃敢便謁桑梓覓醫調治未痊間有
舍人周弼齎捧公文召回視事臣思前疾未瘳旣難赴
部而進退尚未明白敢謀自安於是力疾回任尚冀改
絃易柱事勢猶或可為而臣節食服藥尚可須臾無死
不意理體乖違比昔尤甚而臣疾日深一日累至阽危

即日頭風痰飲併攻於上痔毒遺洩交作於下使臣持祿不去是謂妨賢臣疾失今不治必致無救妨賢則廢事無救則亡身廢事亡身之人尚可久污憲度以干清議耶伏乞將臣放歸田里調理前疾倘或殘喘尚存後當別請極邊一職自效期於以死報國而已臣竊惟經理地方惟在得人而任人之術去讒為急今日可以代臣者以臣所知若知府謝湖同知葉元皆其人也如蒙簡任一人畀之戎務俾得展布四體不為讒口所撓將

來事緒必有可觀臣倘未死尚可觀見成功噓鮮凋弊以酬臣知臣今一卒不得請給一事不得專行騰詞布牘動見猜阻正所謂留之一日則為一日之害一月則為一月之害臣仰惟皇上聖德如天覆地載萬一垂憐不誅臣亦安敢猥隨尸素盜躐豐膴不復思有人間廉恥事耶緣係乞恩養病陳言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順差司吏廖晏齎捧謹具奏聞

上時務疏

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兵備副使臣張吉謹奏為陳言時務事臣以非材忝司戎務幾及六年上頼朝廷威德盜賊雖未盡息而出沒有時瘡痍雖未盡瘳而歲年粗稔亦旣幸矣獨念衛喇特乘先帝賓天之後侵軼我疆圉殄殲我官軍虔劉我人民驅掠我財畜含靈之類孰不痛心疾首而況乘車載弁以趨者尚敢顧恤軀命不思卧薪嘗膽以伸敵愾之氣哉臣每閲邸報擁襟獨坐憂慮萬端然思今日有可恃者祖宗列聖豐功偉烈冠

絕千古而先帝又以深仁厚澤培植根本垂二十年享國彌久求治彌篤故天下耆年淵德咸萃於朝而陛下即位之始雖邊圉孔棘然朝廷之上君臣輯睦言路開通足以維繫中外人心識者用是卜知强敵之無能為也𥘉聞言官請詔在廷諸臣各建備邊一策各舉將材一人而陛下特賜俞允施行臣以為此舉之善雖使堯舜復生其施為次第亦莫有先於此者苟推而達諸天下使有智略者各陳所見各舉所知朝廷翕受而敷施之

此即揚雄所謂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則雖彊如嬴秦慓悍猾賊如項羽皆逡廵逃避之不暇尚何邊警之足憚哉臣聞業專則精事專則成曩者敵勢方張之日羽檄旁午馹介交馳朝廷責任於兵部大臣大臣委成於職方郎署耳目參涉朱墨迭揮而且應酬不暇雖有奇謀大勇接踵庭參奚暇與之周旋委曲以盡其平日之所長哉莫若選任郎曹有幹局精鑒者二人不復責以吏事俾就教場寬閒處所將諸臣所建之策所舉之

人逐一詳延精究較量揣摩苟有一策可行一夫可用則歸而言諸大臣親加質究果可採録然後奏請施行其有跅弛之士謬悠之談無益於事者亦皆慰諭遣之不加恚譴則羣策畢舉而人樂為用臣竊謂便夫我朝建都北方所恃者大同宣府沿邊諸鎮以為屏蔽又藉紫荆倒馬居庸鴈門黄花肚北諸隘以為喉襟前日敵騎深入内地屏蔽幾危而喉襟可慮兹豈天意或者人事有未盡歟如主事王綸赴敵議事席猶未煖而陰抑

默奪之計已肆行矣設有孫吳韜略倏來忽去畏罪救過之不暇亦難責其成功而況後人乎此人事未盡者一也遊擊等官領兵逐敵旣無偵騎探報又不虞敵設伏冒險輕動墮敵計中卒使隻輪不返聞者寒心其辱國無狀如此而除名追奪之典不加此人事未盡者二也敵至則令大臣帥師以往敵退則聽大臣請命而歸爭議功級紛紛不決臣恐敵人聞而竊笑之此人事未盡者三也邊關內外將領當先帝升遐之後敵騎充斥

之時忿爭互毆略無顧忌此其狠愎忘哀自為讐敵以張敵勢不忠孰甚焉未聞置諸憲典以懲不恪此人事未盡者四也此四者臣之所知竊謂不可其所未知者蓋又難以指數而大敵在前事多舛謬乃欲克詰戎兵伸威邊地其可得耶今大同宣府等府等鎮雖各設鎮巡等官而各保其境土各為其兵民氣勢血脉不相聯屬痛癢不相關涉倘有擾攘欲其視如已事捲甲疾趨難矣宜倣先朝故事簡命素有材望大臣如周經許進

林俊者一人畀以總制之權不數易不遙制不為人言所惑俾得畢力殫慮於諸鎮之間庶事體歸一成功可望臣竊謂便各關守備將臣承平日久徒以聲色服馬相高不閑戎務緩急之際不足倚仗衆所咸知倘遇警急宜選各部主事評事等官往監其軍晝夜探守走探設伏務盡其方其間將有不職事有不便者許陳請更置事定歸朝臣竊謂便臣又謂漢鼂錯論兵以為制勝之道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械利臣竊

嘗偃卧轅門深計遠省未嘗不服鍇之知兵其言簡而要矣臣足跡未嘗至衛喇特其山川險易皆不能知而布陣團操坐作進退之法擊刺騎射之方諸鎮帥臣亦必頻加督習有可觀者其得地形卒服習二事姑置勿論惟器械一節臣竊以為必先審敵人所長思所以破之又審我之所長思所以用之乃可制勝如金人善用拐子馬横行遼宋之間二國不能博求所以破之之術坐受其困可謂愚矣直至岳飛楊沂中等或以麻札刀入

陣弟斫馬足戒勿仰視或以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上堪人胸下斫馬足而敵技始窮使二國亟求其人早行其計則遼固未便覆亡而宋亦豈為南渡偏安之小國哉臣始至府江之時特苦夷賊藥弩中者輒死無救而諸軍見賊輒奔幾不可制臣乃厚募解藥多置挨牌而前患頗熄人無畏心然後教以勁弓神銃射疏及遠賊不能當斯罕出矣今衛喇特所長者弓馬雖與南蠻不同然求其所以破之之術豈無說耶如遠斥堠以謹敵

息望埃氣以驗馬行毒泉源而飲者必死布渠荅而蹈者即顛此雖兵家常法然奉行不至徒事虛文無益也臣聞三王五霸制勝之方惟用車戰後世惟漢武帝能知此意其遣衛青霍去病深入朔漠捕斬首虜動以萬計實用武剛車行則為陣止則為營以取勝耳厥後車法既壞邊患益深復古之議曠焉無聞臣竊病之今之議者不能博謀有識深考古制乃謂車法宜於古而不宜於今則亦何異於彼而又不知欲假何術以制敵騎

耶臣舊見都察院經歷李晟頗知車法卒為奸臣所擠
奪官以去聞者惜之其人尚在乞賜召用仍懸金購募
諳曉車戰之人以車制馬以馬制步而敵氣不奪敵技
不窮臣不信也臣又聞敵矢雖強不能射遠我之所以
制遠者莫如銃弩二械而銃一發多高下失中弩不傅
藥犯者不斃臣督主簿高主通舍人范容以意創為鴛
鴦銃一本兩塹貫二火鎗以藥信纏遶次第延爇初或
少差次必奇中又制偏架弩一發兩矢傅以射虎毒藥

犯者立死此雖諸蠻所畏然施諸北邊亦足張威謹各
獻一具送兵部授進用彰燕石之愚倘蒙依式製造頒
諸邊鎮用以擊敵臣竊謂便臣僻處南徼於西邊事體
不能詳知但區區愛君憂國之心實懇惻不能自已芻
蕘之言固無足取而亦安敢以芹曝之獻見誚遼自沮
止耶若夫振紀綱以肅人心明賞罰以作士氣裁冗費
抑僥倖以優恤戰士此在皇上親賢遠佞斷而行之上
繼先帝之志圖功攸終豈疏遠愚昧微臣所敢與知耶

臣徧歷雲貴兩廣二十餘年瘴癘漸染積成痰嗽頭風二疾療治未痊又以戇直敷陳大計屢忤地方用事大臣終日冀臣有過從而擠之尚可與之共事耶臣伏覩五月十八日詔書一欵欲將兵備等官裁革臣實甘心如蒙聖恩憐憫將臣放歸田里尋醫自便一二年間倘前疾稍愈別請一職自効不與此敵俱生臣不勝戰慄悚懼激切之至為此具本順差平樂府經歷顧濂親齎謹具奏聞

再上時務疏

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兵備副使臣張吉謹奏為陳言時務以祛邊患事本年二月十一日據平樂守禦千戶所申准平樂府故牒備奉兵部塲字壹千叁拾貳號勘合行取弩手及弩以備沿邊殺敵射用備申到臣欽此欽遵臣竊惟制敵之具惟弓與弩號為長兵自古謀勇將臣以弩張威克敵者誠為不少然臣深考其制正架之弩剳牀卧矢不可持滿以待必俟見敵蹶張乃可一

發一鏃不如偏架之弩頗用檄蠟登搭絃筈坐作進退持滿移時無乎不可逮其伺便發機二矢並注尤為勁捷故臣嘗具一架命經歷顧瀌送兵部投進冀頒沿邊諸鎮以為制勝之助少攄一得之愚然其巧謬遲速係於一機臣竊觀弩之有機猶人之有心自古君天下者心正則事多合道天下可從而理矣苟心有未正事乖乎道而欲收治平之效正猶射者不於其機而於其的厥惟艱哉臣積久兵間偶知一械之微可喻人心之妙

獨抱野人芹曝之愚不敢自愛而僭陳之誠以陛下嗣守祖宗洪業欲正天下以正四方亦不過先正其心以為之本耳正心之要必先親近文儒留情經史備考古今成敗得失以為鑒戒而又省事節慾以培之屏邪遠佞以輔之使吾所存所發上可以當天心下可以慰人望近可以養和平之福遠可以銷氛祲之萌則天下之事烏有不可為者而四方何憂其不賓服哉此臣所以惓惓自効之本心也使臣計不出此而徒託一械之長

謂其可以抗禦強敵何異孟津之人畚土以塞河流而不知為有識者之所竊笑耶臣以軍人陳紀善製偏架弩謹以所製十架並與其人仍送兵部驗用伏異以一教十以十教百而沿邊諸鎮無不有製弩之匠無不有善射之人安知他日不即獻功奏捷可以助天威於萬一耶然矢必傅藥犯者乃斃以藥言之惟本省那地州所產最善去臣治所尚遠又非該管地方殊為難得乞勅兵部行移兩廣總府大臣每歲量取該州善藥二三

百瓶入貢京師頒給西方沿邊弩手射用當有資其利者臣遠在萬里之外每虞邊患終日隱憂寢食俱廢葢臣子廹切之至情自不能已如此今據前因雖知事下湖廣廣西兩省所貢必博所擇必精然恐彼以正架為善而不知偏架之尤善彼進善射之人不如製弩之匠可以沿造而無窮也為此具本順差軍匠陳紀親齎謹具奏聞

乞恩養病再疏

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兵備副使臣張吉謹奏為乞恩
養病事臣以駑朽之資遭遇先帝明聖擢列外臺寵錫
璽書俾整飭府江及古田永福理定并西延咸水馬鞍
等處戎務臣受命以來夙夜兢惕恐辜任使於今七年
夫廣西之賊固為天下有名而臣所轄前項地方又為
廣西有名臣見弘治六年八年公私大苦江賊侵擾各
調數萬目兵窮追極討斬首雖多終不能得其要領欲
求旬日稍寧亦不可得臣嘗徧歷其地深求其故良以

山川險惡草木暢茂諸夷巢穴星散阻絶非人迹可到故聚而為寇則倏忽成羣散而歸巢則深僻難見大抵窮極變詐隱見出没與鬼魅無異故上世目為鬼方非特風氣所囿亦山川形勢助誘使然無足怪者此而與角一旦之力殆與先年所為無異未見其可故臣數年之間未嘗請調大兵邀功希賞以為民憂惟恪遵制勅成言力求所以區處之術如擇據要害而併兵以守刻定期日而整隊以行芟薙草樹以斥陰幽呼延向化以

通耳目長弓勁弩射疏及遠信賞必罰區别功罪又訪諸夷之中果有稔惡不悛者必百計去之而後已於是積年首賊如盤公藕盤王郎唐公温盤弩婆盤戰婆陸步行陸公堂李公禮王公票等皆次第授首而他賊始懼被害之人鮮矣前該廵按御史顏頤壽以府江賊報絶稀不信特置官簿發哨備録公私過往按季送院查考終無可詰然一年之内尚有因犯楊受聰等四人被擄雖經督追畢出而臣亦豈得辭其責哉况夷性貪婪

不得於此則求於彼計臣不該管轄地方固有被其害者多矣時或報到臣亦發兵截遏或黏踪以尾之或整陣以摧之或設伏以扼之或抵巢以殲之水陸二賊先後斬首通計七百一十餘功俱解總府軍門閱驗梟掛獲有批廻附卷訖今臣犬馬之齒五十有六舊苦痰嗽頭風二疾為患近年以來漸衰漸熾發作無時玆者三月初旬領兵出哨回至小結灘值水暴漲鉅浪摧壓臣舟泊溺久之賴軍士陳鳳等舍死拯救幸得復生因憶

往年放船檢校灘誤觸於石破沉不死今又值此厄不數年間幾葬魚腹者再痛定思痛百念俱灰況濕氣所蒸舊疾日苦增劇伏乞聖恩憐憫螻蟻微軀將臣放歸田里俾得尋醫自便調理前疾倘或少延殘喘他日克終天年牖下仰荷聖恩所賜多矣臣不勝懇切悚懼之至為此具本順差軍匠陳紀親齎謹具奏聞

辨釋誣枉疏

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張吉謹奏為辨

釋誣枉懇乞休致事臣犬馬之齒今年六十有二待罪湖廣按察使三閲月矣誤蒙聖恩拔擢陞臣今職臣雖至愚受恩深厚敢不感激圖報以死自誓但臣自少感患痰嗽病證治之數十年不愈然臣自覺五十以前血氣剛强精力壯健疾發之時操心調息服藥節食不久自愈近年以來覺得血氣精力日漸衰耗每遇疾發調攝愛養比舊加謹而咆哮喘急歳甚一歳臣素無長生久視之術衰疾如此豈能厚望延永哉故臣宜逸而不

宜勞宜退而不宜進宜治疾而不宜治民若苟背違必貫殃咎但臣聞之人臣事君務直道不欺為本然所謂欺者豈必蒙蔽罔上而自為身謀之謂耶易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曰諂曰瀆皆欺也正德三年臣為山東右布政使正德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接到吏部照會文憑一道除臣廣西左布政使將山東俸糧截日住支二月

闕

日起程前赴廣西到任去訖時逆瑾用事差官查盤山東錢糧而布政司以擅支修理曹廟銀兩奉承御

史胡節事迹敗露左布政使車璽無以自解歸罪於臣坐削二秩降除兩浙運使臣奉命兢惕莫捫其蹤既而令人訪問乃車璽於三月初九日差人支取前銀既而事敗則以中傷於臣夫支銀之時臣接憑已四十一日起程已三十五日豈復干與山東事耶幸賴皇上神聖逆賊既誅公道大明不數年間臣亦漸復故職臣日夕自揆惟德薄位尊力小任重是慮豈復有他念哉但思舊為車璽所誣日月俱在蹤跡甚明況彼時奉有勘合

修理曾廟公移督促甚嚴臣分守本道不得已而區畫
處置豈知後人以為奉承胡節之資耶夫奉承胡節亦
不過為其經營免死而已與彼交通賄賂以戕民蠹政
者固自殊科然臣思之不安於命而餽遺要路以紓其
厄難是即上交而諂也不根於理而稔善下官以利其
帑羨是即下交而瀆也旣諂且瀆欺孰甚焉臣雖不材
然賦性簡伉上下交承之分有不及而無過當胡節於
臣旣非鄉里親識又非年榜輩流何苦不知自重過為

是舉以獲罪於公論耶臣隳括平生所為溴涊可恥莫甚於斯此事不白臣死不瞑目如蒙皇上溥天覆之仁憫臣誣枉乞勑該部查臣陞遷去任日期於彼有無齬齬而一洗之憐臣老疾放回致仕俾得尋醫自便少延殘喘以終天年臣不勝感激恐懼隕越惝惶之至為此具本順差承差易秀親齎謹具奏聞

乞恩休致疏

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張吉謹奏為乞

恩休致事臣自正德八年在湖廣拜領貴州新命隨即抱疾而歸仰荷聖恩憐憫容令家居調養於今二年幸而不死得以放浪山林竊覩太平之盛早晚起居無是無非無榮無辱度德揣分自知受賜多矣然再疏乞休未蒙俞允旣而吏部題准移文原籍官司勘臣前疾有無痊可此不忍遽以一疾棄之其待臣厚矣但官司所據者里胥里胥所徵者鄰保是皆平日見臣少瘳而不知臣之病根實未除也雖有勘結回申豈能盡得其實

耶臣之為疾舊疏敷陳已盡不敢贅以為言設使盡復無異平時而年踰六十筋力衰微精神耗憊不能驅馳國事明矣况臣疾勢雖退而餘殃發作無時藥餌雖捐而更僕抑搔尤甚所冀畎畝之中掛書牛角且耕且讀以終餘年於臣足矣尚敢首鼠兩端妄有希覬以騰笑於士大夫耶竊惟為人臣者忠貞之節固在自竭而進退之宜尤不可不審往年故翰林檢討新會陳獻章嘗語臣曰古之人難進而易退今之人易進而難退此古

今之人所以異也臣徧歴司府閲人頗多潛味其言真
不虛也倘蒙聖情垂念乞明詔許臣致仕使人咸知易
進難退之説未必盡然而古人今人亦未必不相及也
則臣身雖退而所得頗多事雖微而所關亦重臣不勝
感戴天恩之至為此具本順差從侄張景獻親齎謹具
奏聞伏候勅旨

古城集卷一

古城集卷二

明 張吉 撰

陸學訂疑并序

朱陸之學先輩論之詳矣近世儒臣又謂其學始雖殊途終則同歸於一致備摘二家辭旨近似者類而證之是蓋又一說也然陸氏自謂使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同堂而處其議論必有不合者然則象山復起而覩是

書不過拚口一盧胡耳吉少習朱氏諸經傳義漸漬旣久而堯舜周孔之道坦然如在目前非異説所能遷惑矣如適國者之由通衢一啟耳目意會心慊而豈崎嶇榛莽以取捷疾者所能回其視聽耶竊惟學朱不得猶不失為博達之士學陸不得流為禪釋之歸必矣予惡夫世之從邪而畔正也乃取象山語録反覆玩味有可疑者韻而訂之藏諸篋笥以俟知者擇焉若與其閑邪衛正不失為朱氏忠臣則世之偏執一隅詆訾先哲者

亦可以少愧矣正德巳巳夏五月既望後學餘干張吉

序

道理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在三才如地有水四海聖涯衆溝渠耳鉅細殊形烏有異旨先哲訓詞健誦無已

唐虞之際道在臯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天之生人必有能尸明道之責者臯陶箕子是也箕子所以佯

狂不死者正為欲傳其道旣為武王陳洪範則居於

朝鮮不食周粟

唐虞商周道孰不由式陳厥謨式演厥疇式在臯箕孰曰獨修稷契周召力賛皇猷道不領會何異庸流箕封朝鮮匪自竄投不粟之說不經可尤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茍學有本領則知

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先生曰本其本安在鄒孟有言先立其大道散在物伊則炳然種種異形執一難言曰忠而忠曰孝而孝不因君親何以自效專求諸内曰我得之脫竊禪流孰止塞之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

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葢出於老氏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至而後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葢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氏且如專言靜是天性則動獨不是天性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為人欲道心為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

乎因言莊子云眇乎小哉以屬諸人謷乎大哉獨遊於天又曰天道之與人道也相遠矣是分別裂天人而為二也

寂然不動乃性之靜感而遂通為情之正情失其正欲乃熾盛禮言性靜未足為病動則為情謂性奚證記宗易繫詞出元聖歸咎老聃徒亂瞻聽心雖無二知覺靡定飲食男女道德性命體驗危微天淵昭映欲持其危在克念敬子謂危者克念作聖滋惑後人奚從考訂

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有
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
善不可自暴自棄茍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
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
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寛裕溫柔自寛裕溫柔當發
强剛毅自發强剛毅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擴充為說發自鄒人厥功甚碩貴驗諸身有士於兹忽
見大賓揖遜威容雅雅循循煥然在目有識所珍謂禮

止此不笑即嗔百千經曲爛漫輪囷不俟人行曷自具陳若曰心存統攝無根不假餘力應物自神釋氏守心堅確靡倫不忠不孝紀度隳堙得罪名教却又何因

夫子問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著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為是尚嫌少在先生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通敏如此

雖諸君有志然於此不能及也吳遜謝謂偶然

古今大患在篤自信賜不如回颸言不沓此何可及通敏奮迅重言煅煉以驅其進嫌少詆誣不異童齔首領稱嗟何無少靳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

却難

釋老空無楊墨仁義努力前驅不復顧忌皆溺意見誠難與議先生論道每日簡易啟鑰抽關非不切至概以

聖謨終岐而二片言自狀默樹赤幟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

視不思明聽不思聰耳目之則壅閼不通愛敬怡然施於親長雖根於心亦貴相强若都沒事曰本無虧湯武聖人何假修為累德之基固在自立所立無差庶幾有及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韓退

之是倒做蓋欲因學文而學道歐公極似韓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或問如何俗了曰符讀書城南三上宰相書是已至二程方不俗然聰明却有所不及

人之聰明相去絶異明此暗彼比比皆是韓歐所業種學為文二程所得成性存存本末重輕難並收拾寶玉棄珉何謂不及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已自反改

過遷善

二程夫子造就人才必先格致涵養栽培孔氏家法久欝復開鼎鼐犧象 闕 瓌瓌傳播累葉統緒不頹逮乎先生別出已見不貴研探力惇行踐切己自反改過遷善崇德條綱敢不自勸懼乏真知久之必變若嚙柹屑可當肴膏悅口澤膚孰不歆羨

吾與常人言無不感動與談學問者或至為仇舉世人大抵就私意建立做事專以做得多者為先吾却

欲殄其私而會於理此所以為仇

殄私會理其語甚大其理其私其旨安在不見孔釋氷炭相背其多私耶轍環不輟聖功烈烈其少理耶聲色屏徹頑空孑孑斯理昭融充周八表鉅萬非多毫芒不少明誠洞徹暉彩必彰本相旣露亦難掩藏

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減他底此所以不同

學惡孤單孤單無親亦惡駁雜駁雜不純道有因革事

有屈伸活人手段推陳致新增減旣異孰偽孰眞增所當增肺腑生春損所宜損瘠餒不貧調瑟膠柱伐道揮斤若有捷徑可造聖人伊周孔孟胡不指陳

先生問學者云夫子自言我學不厭及子貢言多學而識之又却以為非何也因自代對云夫子只言我學不厭若子貢言多學而識之便是蔽說

多材多藝公旦攸稱裒多益寡易象所登說曰多聞孔曰多能於稽多義歴歴可憑先生所貴直截寘斤推挹

繁簡累有辭徵至是病賜尤闊不宏多學而識浚自師承以開其端以發其晝歸咎於賜殊乏凖繩賜咎安在一唯不曾是非易處塹谷頽陵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上面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舉詩中室是遠而之語因以掃上面階級葢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進者也

契勘哲人格言篤論血脉條貫聯屬庽寸筍於其間牽引藤蔓左枘右鑿終不相覣是章析之詞義俱暢合之不類適增疑障宛轉附會巧隣哲匠細味詳研終為冗長

繫辭首篇三句可疑葢近於推測之辭

吾之深信者書然易繫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等處深可信

六籍恢恢輿輦斯道聖筆删修古今共寳說事說天易

書𩛸𩛸鈌文疑義容或懊惱敢布然疑區分醜好首繫

淵微渾然天造謂近推測殊顛白阜典貢盤誥精思力

討屢降屢殊居然可考盡信無疑恐終潦草易可信者

若止三言昭昭衆訓豈盡爲誒神徂聖伏蛙黽宵喧

自周衰以來人主之職分不明堯典命羲和敬授人

時是爲政首後世乃付之星官歷翁蓋緣人主職分

不明所致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却知

人主職分

昔在鴻荒民風簡約茹毛飲血巢栖穴托犧皞炎黄應
時迭作卦爻書契以陳以拓耒耜舟車室廬棺槨利用
周完旣康且樂獨于占候法猶濶略帝不垂情民時奚
莫舜命九官巳㸃欽若豈隳厥職事異今昨君職何居
㢸亮是度不得則憂得之乃樂憂樂在人胡不寛廓孟
氏斯言對疾良藥目為君職恐失之鑒

詩大雅多是言道小雅多是言事大雅雖是言小事
亦主於道小雅雖是言大事亦主於事此所以為大

雅小雅之辨

道寓於器器載乎道剖析以言終為潦草四牡鹿鳴唐棣天保反覆吟哦芬腴盈抱公劉后稷板蕩杲杲即顯知微悔讀不早季札所次載稽載考淺深低昂如析鮮槁晦餒埃氛誰加汎埽

諸公上殿多好說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他身上理會何必別言格物

所議奏對固泥無聞主身與物似不可分明目達聰天

敘人文為暴則滅為德則君所格不越所陳不羼觸類而長匪身曷云知人則哲作室楣芬大學首義敢棄不論

先生在敕局日或問曰先生如見用以何藥方醫國先生曰吾有四物湯亦謂之四君子湯或問如何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醫國醫人必審疾勢勢則不審藥之必厲褒遒筆誅仇復九世魯莊見貶視仇泄泄語宋多難閒者揮涕荼毒

衣冠叔遷二帝神州赤子禽獮草薙宗社為墟播越海澨忍恥偷安不思大計浮沉累代一切蒙蔽九法三綱掃地陵替苟以復讐感激自誓血誠上達事當允濟簡任賢能福威明喇翕張開闔作我凡例勿藥之喜不假占筮

先生云後世言道理者終是粘牙嚼舌吾之言道坦然明白全無粘牙嚼舌處此所以易知易行或問先生如此談道恐人將意見來會不及釋子談禪使人

無所措其意見先生云吾雖如此談道然凡有虛見虛說皆來這裏使不得所謂德行常易以知險常簡以知阻也今之談禪者雖為艱難之說其實反可寄託其意見吾於百衆人前開口見膽

不伐不矜望道未見神禹聖文萬古歆羨宣尼自視歉然不勝不曰豈敢則曰未能烏有後人侈然自大信已既篤殆且無奈開口見膽自詫非禪不知失脚墮落井天彥國鋪陳晦叔簡當君實優游伯淳條暢如子所詆

悉匪好辭號於百衆誰則信之

先生云凡物必有本末且如就樹木觀之則其根本必差大吾之教人大概使其本常重不為末所累然今世論學者卻不説此

棄本逐末舉世滔滔一遇智人錙銖莫逃屏絶百計惟心是操釋氏本相西域稱豪聖門事業獨異此曹表裏一致不遺纖毫日月匪明泰華匪高運參天地簡易無勞回視他術輕眇一毛

劉淳叟叅禪其友周姓者問之曰淳叟何故捨吾儒之道而叅禪淳叟答曰譬之於手釋者是把鋤頭儒者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皆是這手我而今只要就他明此手友答云若如淳叟所言我只就把斧頭處明此手不願就他把鋤頭處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喻周亦可謂善對

懷玉待沽手吾之手不壞金剛鋤視厥肘形骸外物於我何有不操吾斧奮力擊剖詖辭依阿迭有勝負善喻

善對胡取二叟

先生居象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聽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此亦多興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是虛說或云此是時文之見學者遂云孟子闢楊墨韓子闢佛老陸先生闢時文先生云此說也好然闢楊墨佛老者猶有些氣質吾却只闢得時文因一笑

耳目聰明贊維天則聾瞽滿前伊誰之責孝弟根心

世多凶德弗究弗圖並隳厥職雖無欠缺學敢不力不
學求立其仆必亟楊墨佛老惡紫亂朱其色不紫何
事驅除居今之世由今之途應舉取第能不文乎躋險
捐階則近於愚闢所當闢拊卷嗟吁

惟溫故而後能知新惟敦厚而後能崇禮

人非溫故固莫知新故而不新奚取陳陳自非敦厚亦
莫崇禮厚而無禮亦何足齒知行兼舉内外交修不遠
之復庶為我攸

有士人上詩云手抉浮翳開東明先生頗取其語因

云吾與學者言真所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

聖言近遠如地如天覯其所處猶自退然餘者立說安

保無偏厚自夸詡甚無謂焉執此明道彌爵不宣胡

為自況取日虞淵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魯國

無政所行者亦其事而已政者正也

政出於國事行於家圜冠句屨截爾無差求所退者季

氏私衙謂魯無政獨未思耶所對忍使驊驁同秣聖訓片言潛施抑奪陽舒陰慘生意潑潑萬世之下想見顛末涸轍猶歡枯稊尚活此而未省去道遠濶紫陽微辭端倪軒豁彼疏斯粺孰可闕抹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陽奇陰偶陽以奇為君一也陰以偶為君二也

易繫深奥未易研詳粲然明朗不有是章震坎與艮卦體皆陽巽離屬陰兊亦相當陽奇陰偶牝牡驪黃奇則

為君上體乾剛偶為民象柔比坤鄉君寡民衆得道必
昌民寡君衆失道必亡六子既列奇偶既張其寡其衆
不假數揚以偶為君象數俱荒説輕未瑩終類粃糠
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嚴固深明道却通疏
軻沒學絶長夜漫漫天憫斯人寘趨晉窻篤生二程旭
日始旦上接墜緒扶揺霄漢姬孔情文淵思條貫錫謚
不虚萬代偉觀伯子之純固不待贊渾渾元氣誕無畔
岸叔子之正同本異幹寒氷凍雪凜不可玩夷齊可作

必興義嘆謬摘瑕疵顛覆公案他人為此乃無忌憚柰何先生亦欠詳緩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此段人多不明首尾文義中間所惡於智者至智亦大矣文義亦自明不失孟子本旨據某所見當以莊子去故與智解之觀莊子中有此故字則知古人言語文字必常有此字易雜卦中隨無故也即是此故字當孟子時天下無能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據陳迹言之實非知性之

本往往以利害推說耳是反以利為本也夫子賛易治歴明時在革之象盖歴本測候常須改法觀革之義則千歳之日至無可坐致之理明矣孟子言千歳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正是言不可坐而致以此明不可求其故也

談性何居惟故與利故則有徼利為之地不見神禹利導百川縱横捭闔一出自然故如歴家先考躔度星遠天高豈逃乎數是章兩段申解甚明自子引據大易莊

生字義隱晦讀者始驚已逝陳迹孰匪故情故而可去古訓須更明目張膽敢昧權衡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一段是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故反覆言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性所好惡非出於勉强也自欺是欺其心慎獨即不自欺誠者自誠而道自道也自欺不可謂無人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如此

大學是章專釋誠意自慊者充自欺者蔽充則必誠蔽

則必偽始終發越莫非二義舍慊言欺何所底至雖修厥德不足潤身終愧自慊豈曰成人修齊治平固有其要執一以言能無遺漏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只當說繁纓非諸侯所當用不可以與此人左氏也說差卻名了是非孔子之言如孟子謂聞誅一夫紂矣乃是正名孔子謂蒯聵輒之事乃是正名至於温公謂名者何諸侯卿大夫是也則失之矣

惟器與名似二非二區別太過反害於義蓋古謂名潛寓於器大夫歌雍諸侯請隧峻拒嚴誅賴彼聖智大防苟在名未墜地國脉奄奄猶有屬繫繁纓雖小雍隧何殊奈何不恤陰長禍樞聖慮淵深圖難於易逆之則亂循之則治謂此非名終啟異議

或謂先生之學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晦翁之學是名物度數形而下者學者當兼二先生之學先生云足下如此說晦翁晦翁未服晦翁之學自謂一貫但

其見道不明終不足以一貫耳吾嘗與晦翁書云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節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

道之大原本出於天散在萬物形色自然流行古今滔滔百川播諸六籍因言以宣士志於茲力貴精專駁雜泛濫多歧所牽空寂孤單不覩大全獨有一法孔鑄子淵博文約禮並造兼權未入聖域惜無長年鄒孟而下絕學不傳競取魚兔不操蹄筌終日無獲奚足怪焉卓

哉晦翁亞聖大賢孔顔法度宛在目前公悪異巳騰口

翩翩彼所得者略不推先昧耶私耶孰任厥愆

松又曰智聖雖無優劣却有先後畢竟致知在先力

行在後故曰始終先生曰是

先後次第學者梯階天運乾知惟聖與儕豈有程度往

來於懷始終終始更迭相諧區分旣謬旨趣頓乖其知

生知不假思齊其行安行豈俟安排管窺蠡測天海一

涯蕩蕩無垠見與孰偕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與告子不動心是操持堅執做孟子不動心是明道之力

和樂莊敬養心大方顯微一致表裏兼防希賢門戶入聖梯航其視告子屏絶商量塊守一心自獨俾臧胥壞懸隅亦孔之彰擠為一類於義奚當孟不動心資兼勇智自述所長知言養氣明道之力先生所譽却以知言為心後事又舍養氣不以為言胡逝其梁不入其門九

泉可作能無異論

松嘗問梭山云有問松孟子說諸侯以王道是行王道以尊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當如何對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却如何解後世疑孟子教諸侯篡奪之罪梭山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先生再三稱歎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先生亦云松又云武王見得此理先生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

文王作則保民周矣豈有他圖為商仇矣孟談王道亦
玆儔矣心在元元寧無憂矣匪勸齊梁為邪謀矣輕重
之分何不侔矣再三歎賞不深求矣奸雄借口沛横流
矣我則憂之曷其瘳矣
舜隱惡而揚善説者曰隱藏也此説非是隱伏也伏
絶其惡而善自揚耳在已在人一也為國家者見惡
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
殖則善者信矣故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也

謹按是章意在用中不問不察傷明與聰不事掩覆疵纇靡容不樂揄揚玉偶賤工曷施權度以振皇風先生取譬除草去本斷則有餘遇夬必損矧施諸此尤未深忖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辟比量也家中以次之人以我親愛賤惡而比量之或效之或議之其弊無窮不可悉究要其終實不

足以齊其家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情所必有理所必登若畏比量將何所懲必與槁木死灰為朋釋氏捐家猶病罕承風自火出奈愧彼僧亂家之政恐因是增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答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

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為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未知博學學個什麽審問個什麽明辨個什麽篤行個什麽

子藥仲誠欲先反觀根柢欲固基址欲完名近務本實亦未安心齋坐忘獨回不難曾閔猶未矧後儒酸奚怪

仲誠輒語吏端學問思辨篤行之説梭山所陳要旨截截未契子心終被反詰子壽仲誠若能早悟擊節稱嗟不在平素

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歡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説良久復問曰何者為規又頃問曰何者為矩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賛易却只是個簡易字道了遍目學者曰又却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來道甚規矩

易簡至德聖神能事賢如淵騫猶假積肄後生小子踵門委質意趣未見綸緒未比驟而語之聖神地位茫然莫措顧增疑慮古人設敎循矩蹈規有禮有樂有書有

詩以育其德以解其疑童而習之長而成之陟遐自邇升高自卑日積月化成德比比於稽虞周孔孟施為孰有越此別樹旌麾下逮竺僧流入中國直指心性謂超聖域滔滔千古誑誘迷惑得罪名教童齓所識嗚呼先生暗投其隙嗚呼吾人謹修其慝

歷家所謂朔虛氣盈者葢以三十日為準朔虛者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滿之分曰朔虛氣盈者一節一氣共三十日有餘分為中分中即氣

也

氣盈朔虚以期為斷理可推知度易考算以月為凖先生公案離合乍分躔度始判精察雖知約求易亂月之有日三十其恒於稽節氣其數必增於稽晦朔數必不登逮夫一年粲然易見增減五日如合契劵盈虚之辨耿于沃燈古訓具在吾意所仍

士不可以不弘毅譬如一個擔子盡力擔去前面不奈何却住無怪今自不近前却説擔不起豈有此理

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弘毅為言主賓對待匪弘不容匪毅不耐不見小車無以任大不見敝車載輸爾載載廢一則偏於道奚望子獨言毅不言弘狀設可小成終鮮通暢曽氏遺言中心想像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已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子於晦翁高喝大罵辭色之間不少假借若曰明道事尤可訶俯仰低昻判如旦夜靡聖管管執定其價堅執已是欲人莫疑數尺童子恐亦難欺今觀是言最為切實胡乃律人不以自律

須是信得及乃可

知之必真信之必篤信而不知燕石良玉蕭行事佛豈信不酷國破身亡古今大辱不知而信自貽鴆毒

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之不可捨之不可

要人自理會

斯道坦坦平鋪面前幽厲不由道何與焉本無加損本無取舍如曰不可終未脫洒

皇極之君斂時五福錫厥庶民福如何錫得只是此理充塞乎宇宙

建極惟皇四海嘉靖民情不擾民性自定壽福康寧好德終命如川之至如苗之盛不濬而通不扶而徑豈必手授方為錫慶斯理充周其論固正但以說經未免有

病

韓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

絶學草創乃在濂溪逮夫二程顔孟肩齊千古墜緒兩手提携千古迷途指示東西俊偉光明孰過乎此子所賓司禪門宗旨汩沒他蹊莫知所止却曰二程未光明耳安知後人乃以病子

某平日未嘗為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讀語録精義者程士南最攻道學人或語之以某程云道學如陸某無可攻者又如學中諸公義均骨肉蓋某初無勝心

日用常行自有使他一個敬信處

孔道至大天下莫容絕糧陳蔡匡人見攻伐樹削迹宋衛俱窮功高堯舜猶遭閔凶何況後儒可休厥躬人心如面種種不同苟非鄉愿孰必我從矧彼羣小多私少公不德嫉德無功忌功囂囂讒口曷病晦翁子之學術

逃讒固工惜所乏者謙退之風
問作文法先生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淇水
文不誤後生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
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於韓柳未易
入且讀蘇文可也
六經包括天地古今道體粲然秋空太陰其氣渾厚其
詞雄深萬世所寶合璧兼金韓歐諸子近代所欽各奏

其說下上浮沉亦以根據六籍為心長公之文天材逸出大江洪河諸篇一律苟乏其材欲窺其室何異夸父虞淵逐日況其出入佛老百家學步效嚬能保無差先生素業惇本是嘉及覲是訓能不惑耶

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材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材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

我觀聖賢迭作輝映前乎堯舜後乎孔孟所論心學明備中正心體孔圓虛中而應四德畢具其名為性感動乃情昭昭可証其仁不忍其義不為擴充發越廣大無涯不目曰材其孰以之孟氏旣沒此學陵夷醇如仲舒未免支離曰性質樸曰情私欲懸疣貿贅吾體奚屬自餘諸子說尤未精如惡如混三品之稱各出意見自為機軸正學榛蕪久之不復直逮有宋真儒挺生周啟其鑰詳於張程紫陽晚出集厥大成錙銖秒忽必入權衡

寥寥絶學至是重明性材心情如何分别伯敏所問非為不切不意先生反施抑折若謂四者不必分區耳目口鼻可通名歟

見道後須見得前時小陋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得道字好動容貌出辭氣正顔色其道如此須是暴慢自遠鄙倍自遠

容貌辭氣稟於有生狂迷不減聖哲無增暴鄙之風了不我卽誠意交孚不假矯飾斯乃盡善道固彰彰一有

未至即匪周行若於動作正出之間是非善惡弗究其端遽自為道却恐未安人具是形必有天則匪則是由動致顛踣幸而不敗亦必無成豈可濫竽斯道美名

予舉荀子解蔽遠為蔽近為蔽輕為蔽重為蔽之類說好先生曰是好只是他無主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

主敬窮理療蔽良藥羣哲攸傳詳於伊洛欲開聰明在力專確鬼神依歸水鑑照灼遠近重輕隨手脫落渙然

冰釋融為至樂若不理會物理事情曰有主人不假他

營似敬非敬似誠非誠所守益堅所失益宏畢竟共歀

禪釋宗盟毫釐千里所係匪輕

吾有知乎哉晦庵言謙辭又來這裏做個道理

無而為有愉夫洋洋視有如無君子謙光聖心廣大日

月並明却曰無知匪謙奚當惡增樂損先生之常此而

可損義則弗彰

不愛教小人以藝常教君子以藝蓋君子得之不以

為驕不得不以為歉小人得以為吝敗常亂敎

先生曰藝不審謂何若曰六藝固列童科若曰九流役心則訛小人挾藝足以餬口敗常亂教豈出其手是在吾人宜知自咎

古之君子知固貴於博然知盡天下事只是此理所以博覽者但是貴精熟知與不知元無加損於此理若以不知為慊便是鄙陋以不知為慊則以知為泰今日之慊乃他日之泰

庀工鳩材志在作屋纅絲振采期製爾服博洽多聞徒資耳目若遇至人能無慚恧學不知要奚事精熟約必反求德必深蓄孔易軻篇開緘啟匱翊戴以行遠到可卜

理只在眼前只是被人自蔽了因一向悞証他日逐只是教他做工夫云不得只如此見在無事須是事事物物不放過磨攷其理且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無有二理須要到其至一處

水必歸海星必麗天萬里森著烏有二原釋氏守空欲照無邊如奩一鑑坐了媸妍咸知不可豈在明賢博而精之靜以俟焉融會貫通終歸渾然斯乃至一昭映天淵二程朱子數以為言豈其獨見古聖流傳先生此論脗合無偏開示後學規矩方圓吾人敢不奉以周旋

問子路死之非只合責當時不合事輒曰此是去冊子上看得來底亂道之書成屋今都滯在其間後云子路死是甚次第

經於蒯聵書衛世子不斥絕之固有深旨為輒計者理宜何以聵未歸戚攝位以俟聵既入戚請君衛氏聵力引咎遜輒不履輒乃嗣立情非得已庶葢前愆亨屯傾否子路仕衛固昧進止大計復乖國議蔑此後雖執義結纓而死徒善其終不善其始册子陳迹有非有是不與考訂奚分惡美成屋諸書固多異指權度在我寧無可紀概目亂道未之思耳

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閒說話漸漸好後

被教授敎解論語却反壞了

收拾精神固為學本若匪切磋懼終不穩行必空疎言必邪遁見諸事為不困即蹇論語一書言近指遠譬切於人穿衣喫飯不學牆面後悔恐晚講授容疏寧致壞損元息漸好勉修婉娩脚跟未定安保不反歸咎授書恐未深忖

我無事時只似一箇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至方出來又却似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

人之有心廣大無垠克充其量斯乃大人方其未發體静以真沛而為用浩無涯津明參天地幽賛鬼神聖以是聖仁以是仁履謙戒滿孰肯自陳施姿婀娜衆目所珍倘伐厥美見者必嗔

嘗作髙祖無可無不可論誤解了書謂人心人偽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是説大凡人之心惟微是精微纔粗便不精微謂人欲天理非是人亦有善有惡天亦有善有惡豈可以善皆歸之天惡皆歸之人

典謨精義莫過是章三聖授受帝道大綱體驗諸身滋味孔長皮膚摸索終隱弗彰心之為用本異其方飢欲得食寒欲增裳是曰人心亦匪不臧為臣思忠為子思孝道心自然不待詔敎危則易陷微則難較一察秋毫一執勍豹念之惕然千古猶效善惡之分畔經傷巧可闇其聲不覩其貌

與小後生説話雖極高極微無不聽得與一輩老成説便不然以此見道無巧只是那心不平底人揣度

便失了

聖門設科以待學者軒輊低昂因人高下如器在陶如金在冶各成其形隨宜用舍若有豪傑深造允升前俯後仰亦因其能公執一說以概不平後生聽受寧無變更老成枘鑿固亦難憑苟反諸已或筮得朋專持我是殊覺不宏

數即理也人不明理如何明數

意言象數以理為宗謂數即理似太渾融必據其理以

求其數不雜藝術方免差誤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學者第一義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是第二孔子志學便是志此然須要有入處周南召南便是入處

自古論書無如大學階布條分既明且約士子權輿君師矩矱天下明德學之極功自何而入物我交融二南敘述風化之首修齊明驗燦如星斗目為入處却難下手二者兼收盛美無儔曠古再見有虞成周

漢書食貨志後生可先讀又着讀周官考工記又云
後生好看繫辭皆賛嘆聖人作易
食貨辨覈考工精嚴易繫如仙超然不凡後生為學固
有次第讀書先此懼非首義
學者不可翻然即改是私意是不長進
勇於改過孔門所嘉賢如子路孰不稱嗟聞風而起進
德無涯翻然即改子路流亞病其為私終可疑訝恐彼
頑懦因風長價

某觀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過上直截是雕出心肝

孔孟觀人各有法度尺寸無差分毫不誤其語渾然含蓄不露縱有後人雕出肝肺力議晦翁已為失據自餘得失何足深計

某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某不會他人要做某不做

當會而會會之為貴當做而做其做不過惟理是視吾何容心乃無滞泥君子所欽

又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號名學者為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柴之愚參之魯

由喜聞過百世之師先哲定論確然無疑游夏四子子路等夷若師萬世先聖何為聖道所屬獨在子淵天不慭遺早嵗夭閼賴有子輿晚得其傳子羔行義固已卓然過譽傳道曾氏齊肩前此未聞乃一家言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

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無所問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者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

子南登樓不踰半月已令睟子瞭然不汨假以歲年手神所發當如聖先夜光勃勃莊列伎倆土苴緒餘辛勤收拾見子南且持此適道背馳非歟不施鍼砭病痛曷除

先生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耻不知子亦見今之讀談經者乎歷叙數十家之旨而以巳見終之開闢反覆自謂究竟精微然試探其實固未之得也則何益哉

熟讀精思優游涵泳讀書良法亦惟主敬若但平易不必窮探義理精微何日沉酣漢儒穿鑿唐儒瑣碎說經病經固莫逃罪程朱晚出折衷羣言下垂軌範上遡淵源試探其實誕無涯涘但恐殊途自生異議

洪範有猷是知道者有為是力行者有守是守而不去者曰予攸好德是大有感發者

衆人所長不能無異或有謀略或饒幹濟或自矜持恬於勢利隨器甄收固可用世罔知好德何所底至建極

惟皇慮厥流弊俾羞其行不職一藝欲昌乃邦道甚直

遂若以三者咸歸道義復使之羞却為疵贅

湯放桀武王伐紂丘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義

孔子作春秋之言亦如此

湯武放伐事非得已順天應人歷數歸止春秋大義明

如皎曦尊王賤霸内夏外夷雖其行事假權南面力主

宗周何嘗少變迹異湯武居然可見君民輕重有為而

言申解甚明不俟引援先生對客累稱其說亂賊流聞

恐致心熱三綱攸繫敢廢辨折

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也其理自如此可欲之

謂善知至而意誠亦同

誠明明誠性教分岐雖無次第却有等差善信美大至

於聖神大學條目有脊有倫次第懸殊如廉如陛概而

言之似乖本義

天理人欲之私論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而後人襲

之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若是則動亦是靜亦是豈有天理物欲之分若不是
則靜亦不是豈有動靜之間哉

子在洞中深辨義利學者感激至於垂涕理欲區分於是為至發自聖門綽有端緒胡輒忘之歸咎戴記方其靜時泯然無迹烏有是非容窺罅隙動則可尋是非曲直子謂是者其存主乎動靜之間歟有工夫不加檢點必入他途

古城集卷二